



长庆油田公司员工文学艺术创作系列丛书 © 文学卷 II

寻找一个人的一句话  
the search for a word of a person  
著 / 和军校  
Poetry of He Junxiao



长庆油田公司员工文学艺术创作系列丛书 ©文学卷 II

# 寻找一个人的一句话

和军校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长庆油田公司员工文学艺术创作系列丛书

## ◎文学卷 II

### 编 委 会

主 任： 冉新权 曲广学

副 主 任： 冯尚存

主 编： 张文锦

副 主 编： 第广龙

编 辑： 张平心 和军校

## 序 Preface

大长庆必将大发展，大文化催生大手笔。

神奇的鄂尔多斯盆地，历史厚重，人杰地灵，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

博大的鄂尔多斯盆地，高天厚土，资源丰富，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国家油气战略资源的聚宝盆。

长庆油田几代石油人就是在这片热土上，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崇高使命，在磨刀石上闹革命，在低渗透上谋发展，攻坚啃硬，拼搏进取，先后成功开发了36个低渗、特低渗透油气田，创造了著名的安塞、靖安、西峰模式和靖边、榆林、苏里格模式。跨入新的世纪，长庆油田每年新增石油探明储量超过一亿吨，年均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一千亿立方米，原油产量每年以百万吨的速度增长，天然气产量三年翻一番，新增油气探明储量、产量连续7年居中国石油第一位；2003年油气当量突破1000万吨，2007年突破2000万吨，2008年新增油气当量将以500万吨以上的超速度递增，2009年油气当量将跨越3000万吨，成为中国石油“新时期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为油奉献的榜样”。2015年，年油气当量将达到5000万吨，又一个大庆将在中国西部诞生。

今朝鄂尔多斯，万口油井，朵朵争艳吐蕊；千里油田，滴滴润泽九州。长庆油田能够快速高效发展，是长庆油田38年来传承融汇解放军精神、大庆精神和延安精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练就了长庆百折不饶、坚韧不屈的鲜明个性，形成了海纳百川、和谐相融的文化特色。长

庆油田把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与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等文化要素有机结合，强化“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共同使命，打牢“发展大油田，建设大气田”的思想基础，不断丰富和创新长庆文化，利用多种形式，延伸文化触角，创新文化载体，加强文化交流，形成文化体系。通过文化建设引导员工，通过价值理念实践激发员工，使长庆企业文化成为广大员工共同的信念准则，共同的行动指南，共同的动力源泉，培育“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干部员工队伍，锻造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执行力强的长庆石油人，为长庆油田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长庆文学丛书第二卷的出版就是长庆油田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开放出奇异的鲜丽花朵，更是长庆文学作者队伍创作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这套丛书收入了十二位作者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大多曾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近年来，长庆文学创作者进入了厚积薄发的创作高潮期，已有五十多本个人专著面世，在国家级的重要刊物上，也不断有作品频频亮相。社会在关注这个企业油气勘探开发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打开这一页页飘香着石油味道的文学作品，犹如走进了神奇的鄂尔多斯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的地貌形态既有戈壁的空旷，也有高原的起伏，而沉积着亿万年的油气资源的岩层，勾勒出一幅神秘奥妙的地宫图景。长庆油田的文学作者正是从这片土地出发，在寻找着石油天然气轨迹的同时，带着稀有矿质，也带着青春幻想，挖掘着生命深处和大地深处的诗意，圆着他们的石油梦，也圆着他们的文学梦。石油生活的独特性和石油大工业的壮观场面，以及天苍苍、野茫茫的天然之美，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他们的创作风格也由此熔铸了西部更为辽阔和浑厚的文化因子。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作家李

季、李若冰就到油田体验生活，创作出了可以进入文学经典画廊的传世作品。他们的创作实践也给油田本土的作者以深刻启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陈忠实、贾平凹、张贤亮、韩作荣、叶延滨等一大批作家到长庆体验生活，辅导创作，不但写出了有影响的文学佳作，而且也对长庆油田的文学持续加热。油田作者向大家学习，向名家学习，其文学创作也因为取法乎上而有着喜人的标高。

长庆油田的文学作者既是油田发展的创业者，也是表现石油人生活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他们和油田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长庆培育了他们，他们讴歌着长庆，长庆为他们的创作投入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他们为长庆的发展谱写着美妙的诗意篇章。他们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无数次地走出油田，走向大众，让大众知道了他们的同时，也了解了长庆，他们是长庆文化的传播者。在长庆油田，常年坚持创作的文学作者有100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6人，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奖200多项。多名作者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个群体的写作构成了其所处天地的另一种景观。他们服从内心的指令，为独有的体验躬身，营造出文学的画卷，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可贵。似乎在文学之外的他们，取得了更接近生态的亲近，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有烟火气，但没有跟风和俗气，他们的方法是自己的，反而路子走得宽，成就了个人的、个性的特色。采矿的他们，也怀有矿物，这是文学的矿物，燃烧值高，品相好。这矿物，被他们用体温暖热，现在又温暖着他们的心。他们是幸福的，因为有爱，因为写作，他们保存了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并呈现出来。

长庆油田的文学创作，正进入成熟期。由于这些作者的写作，很大程度达到了一种自觉，又没有进入体系或者渴望得到承认的焦灼，反而使他们的写作保持了独立，而其所处地域的辽阔不仅仅给他们提供写作的材料，更锻造了他们内心的隐忍和担当，在他们的创作中，石油基因，环境影响，

都能够成为有力而浑厚的文化支撑。他们是开放的，多元的，笔下有石油，也有自身根系相连的更加恒久的背景，有关乡土、家园，有关一切触动神经的事物，都进入了他们的文本。正如长庆作家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文学写作应该有包容性，胸襟大了容量就大，肺活量大了吸进去的新鲜空气就多。我喜欢的文学，是不露痕迹的，是意趣盎然的，是有疼痛感的，也是放松下来，心平气和的。”长庆油田的文学创作，正进行着这样的努力。祝愿长庆文艺工作者，在长庆油田这个大舞台上，在长庆油气田大发展的进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是为序。

丹青秋

2008年10月于西安

# 目 录

contents

- 薛文化当官 / 001◎
- 不远处总有一所邮局 / 059◎
- 活见鬼 / 073◎
- 或许你不相信 / 085◎
- 开拖拉机的女人 / 101◎
- 腾丧 / 122◎
- 寻找一个人的一句话 / 133◎
- 同志 / 147◎
- 匠人 / 164◎
- 瞿胖子 / 172◎
- 荣誉 / 179◎
- 上梁 / 185◎
- 捎话 / 193◎
- 失踪的母鸡 / 219◎
- 做一件好事 / 226◎

阿歪 / 237◎  
出差 / 250◎  
大西北王升 / 273◎  
单迎儿 / 285◎  
华文轩和他的母亲及他的十二妈 / 294◎

---

## 薛文化当官记

-1-

薛老犟无可奈何地说：“娃呀，你啥也学不会，别怪你大我没尽力，没别的路了，你就当个官吧！”

一辈子碌碌无为的独眼龙薛老犟对独生子薛文化拿的劲很大，打小就不厌其烦地给儿子灌耳音：“娃呀，大吃了这只独眼窝的亏，这辈子就这样儿了，你要使着吃奶的劲儿给咱念书，让大也洋洋火火地做一回人。”薛文化是一个听话的老实娃，他不错眼珠地盯着父亲，使着吃奶的劲儿一下一下地点着头。可是，薛文化却不是一块念书的料。班主任姓曹，教数学。曹老师在上面讲，他坐在下面听，一动不动，一眼不眨，很专注的神情。曹老师讲罢了，问听明白没有，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明白了。薛文化也跟着喊了一声。曹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随后说请会做的同学举手。薛文化本来不想举手，可他前后左右一七，同学们都举起了手，像春天里乍起身的麦苗一样，争先恐后的样子。薛文化也就跟着举起了手，他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说他是个落后分子。别的学生把手都举过了头顶，只有薛文化把手举得低，眼光瞥到窗外，一下一下地拨弄着自己的耳垂子玩，他想曹老师不会叫他，曹老师偏偏叫了他。曹老师说，薛文化，你说一下等于啥？薛文化只觉得嗡地一声，头登时胀得像背篓一样大了，他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子，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知不知道。曹老师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薛文化每次回答问题，千篇一律地都是我知不知道。曹老师说，你的脑袋

里装的是浆糊嘛？薛文化说，我知不道。曹老师问，你跟学习有仇吗？薛文化回答，没有。曹老师说，那我问你，你想啥呢？薛文化答，我在想，别人家的玉米杆都挖完了，就剩老师你家里的了，再不挖，就赶不上种麦了。曹老师叹了口气，压压手，薛文化坐下了。曹老师又黑又瘦，没长下力气，眼镜片比酒瓶底儿还厚实，曹老师的老婆是个病秧子，腰来腿不来，腿来脚不来。曹老师的日子虽然没有过到人前头去，却每年订一份《人民日报》，不上课的时候，曹老师就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看得很仔细。听了薛文化的话，曹老师说，有啥法子呢，我总不能把你们放了羊吧？薛文化突然来了劲，说曹老师，你不愁，我给你挖去。不等曹老师吐话，薛文化一个崩子就冲出了教室。放学后，曹老师去地里挖玉米杆，却见玉米杆被撂倒了一大片，薛文化赤着身子，额上挂着汗豆豆，脸上绽着笑，曹老师被感动了，说娃是个实诚娃，眼大心实啊。薛文化说，曹老师，再有一袋烟的功夫就完了。说着，抡起镢头就要挖，曹老师把镢头按住了，用袖子揩了揩学生脑门上的汗豆子，说坐下，曹老师跟你说说话。薛文化挨曹老师坐下了，曹老师说，听老师的话，学门手艺去，不论啥社会，都饿不死手艺人。这天夜里，曹老师进了薛文化的家门，把他的想法原原本本地给薛老辈学了一遍。薛老辈捉着曹老师的手使劲地摇，起初，他想摇得让曹老师回心转意，可摇着摇着，就把自个儿摇灵醒了，文化这碗饭看着体面吃着轻省，可儿子没这个命呀，捧不起这个碗呀！薛老辈并不是一棵树上吊死的人，也不是个认输的人，脑子转几转，就给刘石匠提了一个猪头，让儿子薛文化跟着刘石匠学手艺了。刘石匠是个牛人。造房子先要凿一副门墩子，凿门墩子就得求刘石匠，谁家能不造房子呢？谷场上碌碡的牙口磨平了，得求刘石匠，碾子上的牙口磨平了，也得求刘石匠。最为关键的是，方圆二十里，刘石匠做的是独份生意，所以，刘石匠总是仰着头说，锤锤一响，钢崩儿乱淌。

看在猪头的情份上，刘石匠收薛文化为徒了。不管春夏秋

冬，风吹日晒，总能看见薛文化脸膛红扑扑的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兴冲冲地在前头为刘石匠开路。帆布包里装着刘石匠干活的家什：一把钢钎，一把榔头，一把凿子，一把毛刷子，一个硕大的搪瓷茶杯。到了现场，薛文化先给师傅泡一杯酽茶，又拿毛刷子把碾盘刷干净，问刘石匠，师傅，我干啥呀？刘石匠说，看着。刘石匠“叮叮咣咣”地干起来了，薛文化就坐在师傅的侧面，并着腿，下巴柱在拳头上，不眨眼地看着。头顶上飞过去一只喜鹊，薛文化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两条狗正在连蛋，薛文化又看了一眼，扑哧笑出了声。当他打算看第二眼里，脑门上就挨了一把掌，刘石匠说，好好盯着。薛文化大吃一惊，刘石匠明明在凿石头，咋会看见他跑神了呢？莫非他的耳朵也能看得见？薛文化再不敢乱动，老老实实地看着。看见刘石匠的脑门子黑黝黝的发亮了，他知道师傅出汗了，该补水了，双手把酽茶递过去，师傅喝了一大口，一茶杯子喝完，薛文化又给师傅倒一大杯。转着转着，多半年天气就过去了，薛文化一直还没有上手，薛老犟坐不住了，又给刘石匠提了一个猪头。刘石匠问薛文化，看出门道没？薛文化摩拳擦掌，说不就是锤锤一响嘛。刘石匠就把榔头和凿子交给了薛文化，自个儿坐在一边喝茶，刘石匠说，攥紧。薛文化攥紧了。刘石匠说，盯紧。薛文化盯紧了。刘石匠说，抡锤。手起锤落，“咣”地一声，火星四溅，凿子斜斜地划出去，碾盘上多出一道丑陋的斜线，就像爬在脸上的一道疤。又“咣”地一声，刘石匠手中的茶杯掉到了地上，一个把掌摔过去，薛文化被抽了个趔趄。刘石匠说，再来！薛文化再来，又在碾盘上划了一道斜斜的线。刘石匠问，这半年，你没有看呀？薛文化说，看着呢。刘石匠指着碾盘说，这就是你看的结果？薛文化说，我看你也是这么凿的。刘石匠想踢他一脚，再骂一声滚，可想到薛老犟的猪头下酒真是不错，咽口唾沫，手把手地教薛文化，可是，薛文化越教越笨。刘石匠感慨着说，好吃难消化啊。薛文化不明白地问，啥好吃难消化？刘石匠说，你大的猪头！薛文化说，最好

冻成冻儿，下酒，美的很。刘石匠瞪他一眼，说真是笨死人那一年生的。这个夜晚，刘石匠给薛老犟提了两个猪头，说我把猪头还给你，把你那宝贝娃也还给你。薛老犟央求说，你就再教他两个月吧？刘石匠说，娃是乖娃，但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儿，你给娃另谋个营生吧。薛老犟既没有责怪刘石匠，也没有责怪儿子，他把一颗猪头退还给刘石匠，把另一颗猪头提进了赵木匠的家里。

赵木匠也是薛老犟羡慕的人，到谁家都是盘上盘下的，风也吹不着，雨也淋不着。关于薛文化的事，赵木匠也听了几耳朵，他原本不想收薛文化这个徒弟，但有理不讨上门客，更不能和诱人的猪头过不去。于是，薛文化又跟着赵木匠学着做木匠了。薛文化是一个能咽得下苦的人，锯子、刨子、墨盒、尺子等一应工具都扛在他的肩上，赵木匠说，来，让我拿一件。薛文化说，师傅，你把手背在后头就行了，像村主任那样。赵木匠果真就反背了手，抬头挺胸，走得像村主任一样。一块大木头锯下来，赵木匠的额上挂了汗，亮晶晶的，薛文化的头上也挂了汗，也亮晶晶的，赵木匠靠着树憩息，薛文化拿着扇子在师傅的脸前摇。赵木匠在心里感慨：娃是个好娃，就是心眼太实，不开窍。有一次，两个人正在锯木头，木头绑在树上，一把大锯，师徒两个一人扯一头，你扯过去，我扯过来，锯沫飞扬，这是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手上的力使不均匀，锯刃就会跑偏。正扯着，就见东家的婆娘背着背篓出来背牛粪，牛粪是晾干的，放在窑洞里，冬日里烧炕，牛粪火着得慢，那炕也就整晚的烫屁股。婆娘是个矮胖子，心和她的身体一样重，她拼命地朝背篓里压牛粪，压满了，自个蹲下去背，她一起身，背篓就把她抻一个后墩坐儿，牛粪撒了一头，她不服输，再起身，又被抻了个后墩坐儿，牛粪又撒了一头。赵木匠觑一眼木头，觑一眼婆娘，这阵子忍不住笑出了声。薛文化看见，丢下锯子，替婆娘背了两背篓牛粪，气得赵木匠直翻白眼。两年过去了，该出师了，恰逢又一家活儿做完了。赵木匠问，成了吧？

薛文化说，成了。赵木匠说，你给咱割个小圆凳吧。木匠不论到谁家做活儿，割棺木也罢，割架子车也罢，割柜子也罢，都会留下一些下脚料，留着无用，烧了可惜，木匠都会用这些下脚料给主家割几个小凳子，有时割圆的，有时割方的，全看主家的喜好了。赵木匠说，咱木匠的老先人叫鲁班，这规矩是他立下的。两年里，赵木匠领着薛文化割了几百个凳子。撂下这话，赵木匠就在树的荫凉处躺下了，一觉醒来，只见汗豆豆一颗一颗地从薛文化的头上往下掉，凳子面呢，说圆不圆，说扁不扁，凳子腿呢，长短不一，粗细不同。赵木匠叹一声说，你咋就不用心呢？薛文化说，师傅，我用心了。赵木匠说，算了算了，你给咱割个小方凳吧。薛文化说，成。赵木匠问，没麻达吧？薛文化说，没麻达。赵木匠翻个身，又睡过去了。这一回，赵木匠睡得很踏实，薛文化割个小方凳应该不在话下。赵木匠一觉醒来，薛文化的脸憋得红扑扑的，汗淌得越发猛了，脸上抹得左一道右一道的，凳子面呢，搭眼一看就不规则，凳子腿呢，依旧是长短不一，粗细不同。赵木匠失望到了极点，说我叫你薛师傅行不行？你不用跟我学了，啥地方热闹啥地方耍去。薛文化说，师傅，我会好好学的。赵木匠生硬地说，你不是当木匠的料儿。后来，薛文化又陆续学过做豆腐，学过种西瓜，学过挑猪骗牛，都没有学出眉高眼低来。一个个师傅们对薛文化下了一个共同的定义：学啥学不会，干啥啥不成，但是，娃是好娃。

薛老辈的一句话，就像一枚炸弹，把老伴手里的饭碗“哐”地一声炸到了地上，黄澄澄的玉米糁子糊了两只鞋，她挖了一眼儿子，埋怨着说：“你看你，把你大气的都说胡话了。”

接着，又是“哐”地一声，薛文化媳妇的脸皮也被炸得弃

拉下了。薛文化的媳妇叫段香麦，出脱得一副俊模样。她和薛文化是自由恋爱。当时，薛文化正在段香麦家割柜子，村主任家的狗咬了她家的猪，段香麦气不过，去找村主任理论，结果被村主任打破了鼻子，回到家里哭得像个泪人儿。薛文化看着心疼，撂下锯子，找村主任理论去了。村主任是个三角眼，长一脸疙瘩肉。薛文化说，你咋打女人呢？村主任说，女人不听话就要打。薛文化说，你打女人不对。村主任说，谁的裤裆没夹紧，钻出来这么个货，敢指教我？薛文化说，你去跟段香麦说一声对不起，这事就毕了。村主任说，我要不说呢？薛文化说，那就毕不了。村主任抽了薛文化一个脖儿拐，问毕了没？薛文化说没毕。村主任又给了薛文化一记窝心拳，薛文化急了，就抱住了村主任的腰。两个人拧来拧去，摔倒了，在地上滚蛋蛋。表面上看，薛文化输了，其实，薛文化是个大赢家，他不仅杀了村主任的威风，还打动了段香麦的芳心。一年后，两个人结婚了。眼下，段香麦听薛老犟让薛文化当官，这不是自己作贱自己的儿子吗？你可以看不起你儿子，但段香麦绝对不能看不起她丈夫，她即刻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说：“大，文化是不争气，但你这么作贱他，他往后咋有脸活人呀！”

薛文化从来没有把自己与“官”做过联系，他以为父亲跟他开玩笑，也顺水推舟地开起了玩笑：“谁从他娘肚子里钻出来就会当官？都是从不会到会慢慢学的嘛。俗话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做不了手艺人，谁又敢说我做不了一个好官呢？咱远的不比，就和村主任许三炮比，我哪点比他差了？要是让我弄，我保证比他许三炮弄得洋火！”

一席话，说得薛老犟的独眼窝里涌出了泪花花，他说：“大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说过了，也就撂过了，薛文化并没有把父亲的话往心上搁，吃几碗干饭自己的肚子知道。北梁村三十来户人家，就那么几个官位位，塞得满满当当，每个人把那个官位位看得比祖坟都紧，哪有他薛文化插的铧呀！所以，薛文化把段香麦娶进门以

后，又和以前一样，奔西安打工去了。薛文化在郊区与人合租了一间房子，蹬着自己的破三轮早出晚归，他并不乱跑，就停在油田小区的大门外，有人拉人，有货拉货，有纸箱子旧报纸了他也收，有零碎活儿也干，——他时常念起刘石匠、赵木匠等几位师傅的好来，跟他们学下的半生不熟的手艺，在城里全派上了用场。薛文化生得一副憨相，脾气也好，还舍得力气，不论啥活儿，主家问多少钱，薛文化总是说，你看着给。主家给多少，接过来就揣口袋里了，从来不点，更不说一个不字。有些主家一时忘了带钱，就说下次给你吧？薛文化说，没啥，有活儿了咳嗽一声。日子长了，薛文化在油田小区里就混了脸儿熟，叫他干活的人越来越多，月底一算，他总比旁人多挣几个子儿。

薛文化是被薛老犟打电话叫回来的，北堞村发生了大事：村主任许三炮不在村里的经济建设上费心思，一心一意地在别人媳妇的身上下功夫，终于惹出了麻烦。许三炮把石碾子媳妇的肚子搞大了，石碾子向许三炮索要一千元损失费。许三炮说，我跟你媳妇睡觉是她情我愿的事，她又开腿往那儿一躺，舒服得直叫唤，十个馒头一点血，十点血一点精，我每次给你媳妇那么多，你说是她损失的多还是我损失的多？我不向你要损失费就算好的了！石碾子让步说，那就八百。许三炮说，是你给我还是我给你？石碾子说，许主任，你不要耍懒，看在村主任的面子上，我给你再减点，五百，这事就摸平了。许三炮说，五百？一个子儿也没有！石碾子要不来钱，心里气不过，顺手操起一把耙子，在许三炮的脑袋上刨出了五个血窟窿。这一耙子，惊动了110，也惊动了镇政府，镇政府下了许三炮的村主任，决定在村里选一名村主任。薛文化就是被薛老犟召回来参加竞选的。薛文化不知道，竞争相当激烈。最后，镇政府确定了五个候选人：开洗澡堂的林麻子，菜贩子周秩序，薛文化的师傅赵木匠，在县里开果行的张普选，最后一个是薛文化。是薛老犟替薛文化报了名，且成功地让他成为候选人。

薛文化回村的第二天，在村口碰上了菜贩子周秩序和他的女朋友窦小艳。薛文化和菜贩子周秩序是同学，现在虽然说都在西安打工，却只有在回家过年时才能见上一面。北塬村的人都知道，薛文化的父亲薛老犟和周秩序的父亲周大倔尿不到一个壶里，两个人叫了一辈子的劲。因了这层关系，薛文化和周秩序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见面点个头。周秩序的情况他也是断断续续逮着听来的：周秩序先在村里卖菜，拉着架子车走村串街；后来在乡里卖菜，骑着自行车；再后来在县城卖菜，开着拖拉机；再再后来，就在西安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子了，先是零售，后是批发，雪球越滚越大，又找了北塬村最漂亮的姑娘窦小艳。窦小艳已经很像一个城里人了，头发染成了黄颜色，指甲染成了红颜色，眼圈涂成了蓝颜色，衣服都很吃身，扭扭地走在村街上，就像柳枝在摇曳。这一天，周秩序完全摆一副功成名就衣锦归乡的姿态和派头，在薛文化面前也显得很大度，他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和薛文化拥抱了一下，说：“老同学，也回来竞聘啊？”

薛文化脸红得像鸡冠子一样，他急忙推脱责任，解释说：“是我大给我报的名，给你当个垫背的。”

周秩序说：“公平竞争，公平竞争。”

回到家里，薛文化苦巴着脸，满腹疑惑地问：“大，你为啥要给我报的名？”

薛老犟不紧不慢地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大，你想叫我坐洋蜡呢。”薛文化的眼泪要夺眶而出了。

“不试试咋知道会坐洋蜡？”薛老犟反诘。

“大，你想赶鸭子上架呢。”薛文化泪流满面了。

“看你那怂样子，男人要射精，要流血，就是不能掉尿水子。”薛老犟气忿地咆哮道。

薛文化用袖子拭干了眼泪，他在心里说：“薛老犟，我难道不是你亲生的？”

薛老犟一下一下在地上磕着烟锅头，独眼窝里充了血，吼